



失去的過往，充滿了歡笑；眼前的現在，是一股莫名的惆悵。每當笑聲拋在腦後歡樂靜止，細細的哀愁，絲絲的煩悶籠上心頭。那瞬間，多少人能不哀心哭泣？任你心腸有如鐵石，能熬得住那心靈上的寂寞嗎？更何況世上無奈的事總如潮水接踵而至，令人無暇考慮，而導致更深的隔閡和錯誤……。

想想那些日子，一味追尋晴空韻逸的浮雲，度那象牙塔河流下的時光隧道，遐想著徐志摩的「偶然」，遙遠的未來，更在那綴著千朵淺淡花瓣的幽徑，長滿青苔的綠石，陪著林中藍竹的呼吸，悠悠唱出“失落地平線”，還有那如夢似幻，矇目對窗的夜晚。「少女的祈禱」、「給愛麗絲的信」，都會在我的手指中溜過，輕輕

的食指，柔柔地彈出了我的心聲，是什麼？只覺得有好多的話積在心中，好多的傷懷壓在心底的深處……深處……，是愁？是悶？是悲？是喜？這沒來由的感傷令人欲哭無淚，欲訴無聲，有時却也豪放萬丈，縱聲狂笑，迷失在重重的笑聲裏，陶醉在幕幕舞台的「小說」上！幻想著……幻想著……。

度過了那段作夢的橋樑，如今，失落的不再是心靈的流水，徬徨的不再是思維的浮萍，而是從煩惱的泥漿中，走向青蔥的草地，從回憶的虛幻中，接受現實的陶冶。抱以甜蜜的笑容幾許，赤著雙腳，踏著崎嶇和荆棘，迎接那彩虹般美麗的未來。

車

笑

車

年青女觀眾

在某地的戲院中，婦女們都是戴著帽子看戲的，這當然妨礙她們後排的觀眾。當第一幕演完的時候，戲院的經理就出來請求女客們脫帽。大家聽了都沒有理會，於是經理又補充著說：「但是年紀老一點的女客，可以不脫。」於是不到一會兒全場的女帽都脫下來了。

抽象畫

美術展覽中，有一張白紙掛在牆上。很多參觀的人都注視著它，他們愈想愈奇怪。有人問這位藝術家：「你為什麼掛這張白紙在牆上？」

「這幅畫叫『一條牛在草原上吃草』。」

「藝術家解釋著說。」

「草在那裏？」

「被牛吃光了。」

「牛在那裏？」

「草吃光了，牛還留在那裏幹嘛？」

神槍手

鄰近的林子裏，傳發現一個神槍手，百發百中，記者張三決前往訪問。當他達到那林時，只見許多樹上、牆上、都畫著靶圈，而且每一槍，都中在靶的中心，不禁深深佩服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於是匆匆找到那位仁兄，

記者：「你每槍都射得那麼準？」

神槍手：「呵！那還不簡單，你只要先對樹上發射一槍，然後再照彈孔畫個圈就行了。」

簡易療法

病人需要吃一些顏色極黑的藥，但是他的僕人給他吃了一些墨水。當僕人發現做錯了時立刻慌忙的打電話給醫生。

「我請求您原諒吧！大夫，我給他墨水代替了您的藥。」

「不要緊的」，醫生說，「你給他吞些吸墨紙吧！」

重大病症

有位醫生抱著無限的希望掛起了他的招牌，但是極少病人前來就醫。有天晚上電話鈴響了。他拿起聽筒是他的老同事打來的，曉得他閒得無聊，請他去湊足四個人玩牌。他想了一下後決定去。

「是不是有重大的病症？」他的新婚太太聽見他整個晚上都要在外面而發問。「我敢說它很重要。」醫生帶著驕傲的神情回答。「已經有三個醫生在那裏，他們說非等到我到那兒不得進行。」

小妹的需要

上幼稚園的小妹，一天晚上她上床後聽見爸爸媽媽玩牌之後的歡樂大笑。她渴望也能夠加入這樣的歡樂，但她知道不可能。次晨早餐時她顯得十分沈默，噓聲長嘆地對媽媽說：「昨天晚上妳和爸爸是多麼的快樂啊！我覺得需要丈夫！媽媽，我真的這樣覺得。」

父親：「寶貝的歷史考得太壞了！」

母親：「這不是她的錯啊！他們所問的，都是發生在這可憐孩子出生以前的事情呀！」